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釋僧祐撰

僧伽跋澄傳第十

曇摩難提傳第十一

僧伽提婆傳第十二

安世高傳第一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政后之太子

也幼懷淳孝敬養竭誠惻隱之仁爰

及盡類其動言立行若踐規矩焉加

以志業聰敏刻意好學外國典籍莫

不該貫七曜五行之象風角雲物之

占推步盈縮患窮其憂兼洞曉醫

術妙善鍼灸覩色知病授藥必濟乃

安世高傳第一  
支識傳第二  
安玄傳第三

康僧會傳第四

朱士行傳第五

支謙傳第六

竺法護傳第七

竺外蘭傳第八

尸梨蜜傳第九

出三藏記集傳卷第十一  
卷之二  
釋名  
碑字等

至鳥獸鳴呼聞聲知心於是雋異之  
名被於西域遠近隣國咸敬而偉之  
世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峻講集法  
施與時相續後王薨將嗣國位乃深  
惟苦空厭離名器行服既畢遂讓國  
與舛出家修道博綜經藏尤精阿毗  
曇學諷持禪經略盡其妙既而遊方  
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帝之初到  
中夏世高才悟幾敏一聞能達至止  
未久即通習華語於是宣譯衆經敗  
胡為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大小

十二門及百六十品等初外國三藏  
衆護撰述經要為二十七章世高乃  
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為漢文即道地  
經也其先後所出經凡四十五部義  
理明析文字允正辨而不華質而不  
野凡在讀者皆亹亹而不倦焉世高  
窮理盡性自識宿緣多有神跡世莫  
能量初世高自稱先身已經為安息  
王子與其國中長者子俱共出家分  
衛之時施主不稱同學輒怒世高屢  
加呵責同學悔謝而猶不悛改如此  
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

出三藏記集傳卷第十一第三張 繼序

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進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sup>形</sup>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斷而遂適廣州值寢賊大亂行路逢一少年睡手拔刀曰真得汝矣世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煞之觀者填路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即名世高時身也世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洛擾亂乃杖錫江南云我當

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鄧亭湖廟此廟舊有靈驗商旅祈禱乃分周上下各無留滯常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仰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世高同捨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共驚愕請世高入廟神告世高曰吾昔在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恚怒今為鄧亭湖神周迴千里並吾所統以布施故玩無數以惠患故墮此神中今見同學悲欵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

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空  
澤中也此身滅恐墮地獄吾有綃十  
疋并雜寶物可為我立塔營法使生  
善處也世高曰故來相度何不見於  
神日形甚醜異衆人必懼世高曰但  
出衆不恠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  
蟒蛇至世高昧邊落如雨不知尾  
之長短世高向之胡語傍人莫解蟒  
便還隱世高即取綃物辭別而去舟  
侶駛帆神復出蟒身登山頂而望衆  
人舉手然後乃滅應忽之須便達豫

章即以廟物造立東寺世高去後神  
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世高  
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世高謂船人  
曰向之少年即鄰其廟神得誰惡形  
矣於是廟神歇殊無復靈驗後人於  
西山澤中見一死蟒頭尾相去數里  
今尋陽郡蛇村是其處也於是頃到  
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尚  
在年已六十餘世高徑投其家共說  
昔日償對時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  
去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  
州客深悟世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

支識傳第二

前愆辱相資供乃隨世高東行遂達  
會稽至便入市政值市有閭者亂相  
毆擊誤中世高應時命終廣州客頻  
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  
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高  
本既王種名高外國所以西方賓旅  
猶呼安侯至今為号焉天竺國自稱  
書為天書語為天語音訓詭塞與漢  
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世高出  
經為群譯之首安公以為著及而稟  
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讚而思焉

支識本月支國人也操行淳深性度  
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著稱諷誦群  
經志存宣法漢桓帝末遊于洛陽以  
靈帝光和中平之間傳譯胡文出船  
若道行品首楞嚴般舟三昧等三經  
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部經以歲  
久無錄安公校練古今精尋文體云  
似識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  
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  
後不知所終沙門竺佛朔者天竺人  
也漢桓帝時亦賣道行經來適洛陽

即轉胡為漢譯人時滯雖有失言然  
棄文存質深得經意稍又以靈帝光  
和二年於洛陽譯出般舟三昧經時  
識為傳言河南洛陽孟福張蓮筆受  
時又有支曜譯出成具光明經云

安玄傳第三

安玄安息國人也志性貞白深沉有  
理致為優婆塞秉持法戒豪釐弗虧  
博誦群經多所通習漢靈帝末遊賈  
洛陽有功号騎都尉性虛靜溫恭常  
以法事為己務漸練漢言志宣經典

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言  
也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  
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  
般言郢正之美見述後代佛調臨淮  
人也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信慧自然  
遂出家修道通譯經典見重於時世  
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号為難  
繼佛調又撰十慧並傳於世安公稱  
佛調出經省不煩全本妙巧次有康  
孟詳者其先康居人也譯出中本起  
安公稱孟詳出經奔奔流便足騰玄  
趣後有沙門維祇難者天竺人也以

出三藏記集

孫權黃武三年賣晏鉢經胡本來至武昌晏鉢即法句經也時支謙請出經乃令其同道竺將炎傳譯謙寫為漢文時炎未善漢言頗有不盡然志存義本近於質實今所傳法句是也白延者不知何許人魏正始之末重譯出首楞嚴又湏頽及除灾患經凡三部云

康僧會傳第四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

並亡以至性聞既而出家礪行甚峻為人弘雅有識量萬志好學明練三藏博覽六典天文圖緯多所貫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稱制江左而未有佛教會欲運流大法乃拔錫東遊以赤烏十年至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驗察權曰吾聞漢明夢神号稱為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詣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跡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起塔乃八万四千

出三藏記集卷第十一 第八沙 署字

夫塔寺之興所以表遺化也。摧以為  
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  
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  
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  
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  
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  
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摧曰：此欺  
誑也。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摧又特  
聽會曰：法雲應被而吾等无感。何假  
王恩。當捨死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  
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

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日  
呈摧舉朝集觀。五色光燭照耀瓶上。  
摧手自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  
破碎。摧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  
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宜光相而已。  
乃劫燒之火不能燄。金剛之杵不能  
壞矣。摧命取鐵錐砧使力士擊之。砧起  
並陷而舍利無異。摧大嗟服。即為建  
塔。以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因名其  
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  
孫皓昏虐。欲燔塔廟。群臣僉諫以為  
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

出三藏記集卷之三

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悟遣張  
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  
會應機駢辭文理交出自昱至夕昱  
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姓  
祀者昱曰玄化既孚此輩何故近而不  
草會曰震達破山聲者不聞非音  
之細苟在理通則万里懸應如其阻  
塞則肝膽楚越且還歎會才明非臣  
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  
車迎會會就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  
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

孝慈訓世則赤鳥翔而老人星見仁德  
育物則醴泉涌而嘉禾出善既有瑞  
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  
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惡餘  
殃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  
佛教之明訓也皓曰若然則周孔已  
明之矣何用佛教會曰周孔雖言略  
亦顯近至於釋教則備極幽遠故行  
惡則有地獄長苦脩善則有天宮永  
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乃服  
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重  
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

一立金像高數尺以呈皓。皓使著廟前至四月八日皓至廟汙穢像云灌佛訖還與諸臣共笑為樂。未暮陰囊腫痛叫呼不可堪。忍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群臣禱祀諸廟無所不至而苦痛彌劇求死不得。緣女先有奉法者聞皓病因問訖。六陛下就佛圖中求福。不皓舉頭問佛。神大耶。緣女答佛為大聖天神所尊。皓心還悟。具語意故。緣女即迎像著殿上。香湯洗數十遍。燒香懺悔。皓於枕上叩頭自陳。

罪逆有須所痛即開遣使至寺問訖。諸道人能說經者令來見僧會。即隨使入皓問罪福之因。會具為敷指辭甚精辯。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秘禁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步坐起皆願衆生皓見慈願致深世。書所不及。益增善意。即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修治會所住寺。號為天子寺。宣勒宮內宗室群臣莫不必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凶麤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驗以間。

諷其心焉會於建初寺譯出經法阿難念弥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王經吳品及六度集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三經並製經序辟趣雅贊義旨微密並見重後世會以晉武帝太康元年卒

朱士行傳第五

朱士行潁川人也志業清粹氣蘊明烈堅正方直勸沮不能移正焉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以後便以大法為已任常謂入道資慧故專務經典初

天竺佛朔以漢靈帝時出道行經譯人口傳或不領輒抄撮而過故意義首尾頗有格學士行常於洛陽講小品往來不通每歎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迎大品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闍果寫得正品梵書胡本九十六章六十萬餘言遣弟子不如擅晉言法鏡凡十人送經胡本還洛陽未發之間于闍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興王茲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覺育漠地

清華堂藏書上卷第十三 藝文類

聲碎散遂餽骨起塔焉

支謙傳第六

王之咎也王即不聽實經士行憤慨乃求燒經為證王欲試驗乃積薪殿庭以火燔之士行臨階而擣曰若大法應流漢地者經當不燒若其無應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即為滅不損一字皮牒如故大眾駭服稱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倉恒水南寺河南居士竺紳蘭善解方言譯出為放光經二十卷士行年八十而卒依西方闍維法薪盡火滅而尸骸猶全衆咸驚異乃呴日若真得道法當毀壞應

支謙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以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歸化拜率善中郎將越年七歲騎竹馬戲於隣家為狗所齒脛骨傷碎隣人欲煞狗取肝傅瘡越日天生此物為人守吠若不往君舍狗終不見齧此則失在於我不開於狗若然之得差尚不可為況於我無益而空招大罪且畜生無知豈可理責由是村人數十家感其言患不復然生十歲學書

同時學者皆伏其聰敏十三學胡書  
倍通六國語初桓靈世支謙譯出法  
典有支亮紀明資學於識謙又受業  
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究練世間藝術  
多所綜習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  
而精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  
形體雖細是智囊其本奉大法精練  
經旨獻帝之末漢室大亂與鄉人數  
十共奔於吳初發日唯有一被有一  
客隨之大寒無被越呼客共眠夜將  
半客棄其被而去明旦同侶問被所

在越日昨夜為客所奪同侶咸曰何  
不相告答曰我若告發卿等必以劫  
罪罪之豈宜以一被而然一人乎遠  
近聞者莫不歎服後吳主孫權聞其  
博學有才慧即召見之因問經中深  
隱之義應機釋難無疑不折權大悅  
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甚加寵祿越  
以大教雖行而經多胡文莫有解者  
既善華戎之語乃收集衆本譯為漢  
言從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  
詣大般涅槃法句瑞應本起等二十一  
經典得聖義辭旨文雅依無量寺

出三藏記集上卷第三 菩薩傳 卷之二

中本起經製讚菩薩連句梵唄三韻  
注了本生死經皆行於世後太子登  
位遂隱於穹窿山不交世務從竺法  
蘭道人更練五戒凡所遊從皆沙門  
而已後卒於山中春秋六十吳主孫  
亮與衆僧書曰支恭明不救所疾其  
業履冲素始終可高為之惻愴不能  
已已其為時所惜如此

竺法護傳第七

竺法護其先月支人也世居燉煌郡  
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高座為師

誦經日方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  
行精苦焉志好學万里尋師是以博  
覽六經涉獵百家之言雖世務毀譽  
未常失於視聽也是時晉武帝之世  
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溫  
在西域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  
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世  
有六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古訓  
音義字體無不備曉遂大賣胡本還  
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  
以晉文所獲大小乘經賢劫大乘法  
華普羅等凡一百四十九部孜孜研

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譯寫勞不告  
倦經法師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  
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間有清  
澗恒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憮其側  
水俄頃而竭護乃徘徊歎曰水若永  
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終而  
泉流出滿澗其幽誠所感皆此類也  
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  
是德化四布聲蓋遠近僧徒千數成  
來宗奉時有沙彌竺法乘者八歲聰  
慧依護為師閑中有甲於欲奉大法

試護道德為往告急求錢二十萬護  
未有答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客  
日和上意已相許矣客退乘日觀此  
人神色非實求錢將以觀和上道德  
何如耳護曰吾亦以為然明日此客  
率其一宗百餘口詣護請受五戒具  
謝求錢意於是四方士庶聞風嚮集  
宣隆佛化二十餘年後值惠帝西幸  
長安關中蕭條百姓流移護與門  
徒避地東下至昆池遘疾卒春秋七  
十有八後孫興公製道賢論以天竺  
七僧方竹林七賢以護比山巨源其

滅不存

竺紳蘭傳第八

竺紳蘭本天竺人也。祖父婁陀萬志好學清簡有節操。時國王無道。百姓思亂。有賊臣將兵得罪。唯誅以其國豪呼與共反。婁陀怒曰：君出於微賤而任居要職。不能以德報恩而反為逆謀乎？戊寧守忠而死。不友而生也。反者懼謀泄。即然之而作亂。婁陀子達摩尸羅齊言法首先在他國。其婦兄二人並為沙門。聞父被害。國內大亂。即與二沙門奔晉。居于河南。生外首。未及繕寫。會病卒。尋值永嘉擾亂。

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  
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其見美後  
代。如此初護於西域得超日明經。胡  
本譯出頗多繁重。時有信士聾承遠  
乃更詳正文偈。刪為二卷。今之所傳  
經是也。承遠明線有才理。萬志清務。  
護公出經多參正焉。惠懷之際。有沙  
門法炬者。不知何許人。譯出樓炭經。  
炬與沙門法立共出法句前及福田  
二經法立。又訪得胡本別譯出百餘  
首。未及繕寫。會病卒。尋值永嘉擾亂。

蘭叔蘭幼而聰辯從二舅訪受經法一聞而悟善胡漢語及書亦兼諸文史然性頗輕躁遊獵無度常單騎逐鹿值虎墮馬折其右臂久之乃差後馳騁不已母數呵諫終不改為之蔬食乃止性嗜酒飲至五六升方暢常大醉卧於路傍仍入河南郡門喚呼吏錄送河南獄時河南尹樂廣與賓客共酣已醉謂蘭曰君儻客何以學人飲酒叔蘭曰杜康釀酒天下共飲何以儻舊廣又曰飲酒可尔何以狂

亂乎答曰民雖狂而不亂猶府君雖醉而不狂廣大呼時坐客曰外國人那得面白叔蘭曰河南人面黑尚不疑僕面白復何恠耶於是賓主歎其機辯遂釋之頃之無疾暴亡三日還輒自說入一朱門金銀為堂見一人自六是其祖父謂叔蘭曰吾修善累年今受此報汝罪人何得來耶時守門人以杖駁之入竹林中見其羣伴為鷹犬所啄齟流血號叫求救於叔蘭叔蘭走避數十步值牛頭人欲叉之叔蘭曰我累世佛弟子常供二沙

門何罪見治牛頭人答此雖受福不開獄罪俄而見其兩舅來語牛頭曰我等二人恒受其供惡少善多可得相免遂隨道人歸既而還蘇於是改

節修慈專志經法以晉尤康元年譯

出放光經及異維摩詰十餘万言既學兼胡漢故譯義精允後遭母難三月便欲葬有隣人告曰今歲月不便可待來年叔蘭曰夫生者必有一死死者不復再生人神異塗理之然也若使亡母接靈有地則烏鳥之心畢

矣若待來年恐逃走無地何暇奉營乎遂即葬畢明年石勒果作亂寇賊縱橫因避地奔荊州後無疾忽告知識曰吾將死矣數日便卒識者以為知命

尸梨蜜傳第九

尸梨蜜西域人也時人呼之為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闍軌太伯既而悟心天啓遂為沙門蜜天資高朗風骨邁舉直余對之便自卓出於物永嘉中始到此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為

吾之徒也由是名顯太尉庾亮冰光  
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興廷尉桓茂倫  
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拔衿致  
郭道詣竇竇解帶偃伏悟言神解  
時尚書令卞望之亦與竇致善卞說  
矜飭容端坐對之諸公於是歎其精  
神灑厲皆得其所桓廷尉曾欲為竇  
作目久之未得有大尸梨竇可稱卓  
朗於是桓乃咨嗟絕漠以為標題之  
極大將軍王處冲時在南夏間王周  
諸公器重竇疑以為失鑒既見乃拔

飲奔至一面便盡周顥為僕射領選  
臨入過視竇乃撫背而歎若使太平  
世盡得選此賢輩真令人無恨俄而  
顥遇害竇往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  
郭梵響淒雲誦呪數千言聲高韻暢  
顏容不變既而揮涕淚淚神氣自若  
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王公曾謂竇  
外國正當有君一人而已耳竇笑而  
答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  
當時以為當言竇性高簡不學晉語  
諸公與之語言竇因傳譯然而神領  
意得頗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

悟得非常審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呪法審傳出孔雀王諸神呪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呪傳響于今年八十餘咸康中卒諸公聞之痛惜流涕宣武桓公常云少見高座稱其精神淵者當年出倫其為名士所歎如此

僧伽跋澄傳第十

僧伽跋澄罽賓人也毅然有洞慾之量歷尋名師修習精詣博覽衆典特善數經闇誦阿毗曇毗婆沙貫其妙

言常浪志遊方觀風弘化苻堅之末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稱法匠焉堅祕書郎趙政字文業博學有才章即堅之琳瑀也崇仰大法常聞外國宗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四事禮供請譯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道安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受為胡文佛畱羅刹宣譯秦沙門智敏筆受為漢文以為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初跋澄又賣婆須蜜胡本自隨

明年趙政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胡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慧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靜離俗閑中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圖羅刹者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白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闡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符世焉

曇摩難提傳第十一

曇摩難提免怯勒人也齒歲出家恆

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業遍觀三藏闇誦增一中阿鎔經博識洽問靡所不練是以國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遍涉諸國常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東遊以符堅建元二十年至于長安先是中土羣經未有四鎔堅侍臣武威太守趙政志深法藏乃與安公共請出經是時慕容冲已叛起兵擊堅閻中騷動政於長安城內集義學僧寫出兩經佛念傳譯慧嵩筆受自夏迄春綿歷二年方訖具二阿鎔凡一百卷自

經流東夏迄于符世卷數之繁唯此為廣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盛堅屢禮請厚致供施在秦積載後不知所終竺佛念涼州人也志行弘美辯才辯贍博見多聞識風俗家世河西通習方語故能交譯戎華宣法闡渭苻姓二代常參傳經二鎔之具蓋其功也

僧伽提婆傳第十二

僧伽提婆罽賓人也姓瞿曇氏入道修學遠求明師纂通三藏多所誦持

尤善阿毗曇心洞其纖旨常誦三法度晝夜嗟味以為道之府也為人雋朗有深鑒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怠符氏建元中入關宣流法化初安公之出婆湏審經也提婆與僧伽跋澄共執梵文後令曇摩難提出二阿鎔時有慕客之難戎世建法倉卒未練安公先所出阿毗曇廣說三法度等諸經凡百餘方言譯人造次未善詳審義旨句味往往愆謬俄而安公棄世不及改正後山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洛陽四五

出三藏記集

年間研講前經居華歲積轉明漢語  
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歎恨  
未定重請譯改乃更出阿毗曇及廣  
說先出衆經漸改定焉須之她興王  
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人聞而提婆  
度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翹勤妙興  
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  
至止即請入廬岳以太元十六年請  
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經提婆乃  
於波若臺手執胡本口宣晉言去  
華存實務盡義本今之所傳蓋其文

也至隆安元年遊于京師晉朝王公  
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  
東亭侯王珣雅有信慧住持正法  
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提婆至止珣  
即迎請仍於其舍講阿毗曇名僧畢  
集提婆宗致既精辭旨明指授發義  
奧衆咸悅悟時王僧彌等亦在聽坐  
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網道人阿彌  
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乘精義  
耳其敷演之明易啓人心如此其年  
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四十餘人更  
請提婆於其寺譯出中阿含劉賓沙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第二三張 牋字號

門僧伽羅又執胡本提婆翻為晉言  
至來夏方訖其在開洛江左所出衆  
經垂百餘方言歷遊華戎備悉風俗  
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譽真  
不聞焉未詳其卒歲月提婆或作提  
和蓋音訛故不同云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